

莎士比亚说：
“爱情不过是一种疯！”

落 蝉

著

Luo Chan
Zhu

时光 深处的 别离

shí guāng
shēn chū de
b i e l i

以爱为名的伤害，
不过是在时光里消耗痴狂的爱，
终于明白所谓的长痛长爱，
其实不过是一场殇之祭奠，
最终唯剩离别……



当代世界出版社

时光
深处的
别离

落 蝉

著

Luo Chan
Zhu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深处的别离 / 落蝉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5090-1058-7

I. ①时… II. ①落…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463号

书 名：时光深处的别离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83908456
发行电话：（010）83908409
 （010）83908455
 （010）83908377
 （010）83908423（邮购）
 （010）83908410（传真）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2
字 数：302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090-1058-7
定 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曾经，柯乐乐以为人活着最痛苦的状态是贫穷，后来她才知道，比贫穷更甚无数无数倍的是饥饿。饿……它像一个黑洞，吞噬一切，也毁掉一切。饿……身体上、心灵上，永远欲求不满，想要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不过十九岁的柯乐乐还不了解饥饿，她只渴望摆脱贫穷。

那年是2014年一月初。晚上公司的年会，柯乐乐一件能穿得出去的像样衣服都没有，昨天她鼓了好几次勇气才结结巴巴地问主编薛颜借了一条连衣裙，窘迫得满脸通红。进会场前，柯乐乐躲在洗手间里把自己那件有些脱线的廉价毛衣脱掉，换上白底粉色花朵的裙子，衬托出她白皙的皮肤，镜中的她看起来非常青春美丽。柯乐乐对着镜子凝视自己，薛颜的身材比她胖许多，裙子在她身上显得十分宽松，但它依然是她穿过的最好看的裙子，可惜不是她的，若她能买得起这样的裙子就好了。她一个月才三千块钱的工资，在上海这座城市生活，这点钱付掉房租后就算精打细算也过得非常拮据。她把自己的衣服塞进背包里，洗手间到年会会场要穿过长长的走廊，很冷，别人都是披着外套进入会场再脱掉，她不愿意让自己那件难看的外套丢人现眼，何况还听说年会上会来一些老板的重要宾客，柯乐乐宁愿挨冻穿过走廊。

柯乐乐第一次融入如此大型的场面，来上海已经三个月左右，每日都是公司——家，两点一线，除了部门里几个同事，还未与别人接触。柯乐乐很认生，进入年会会场后视线着急地四处搜寻，终于看到薛颜，她开心地跑去

坐到薛颜身边的椅子上。

“你穿这条裙子真好看。”薛颜看看柯乐乐，由衷地说。这是她几年前穿的裙子，现在她这个岁数已经不能穿这么稚嫩的颜色，柯乐乐向她借衣服时，她在衣柜里挑了好半天才选中它。

“多亏姐姐借给我。”柯乐乐笑。

薛颜是柯乐乐在上海最亲的人，也是她的直接上司。去年十月份柯乐乐准备从大学退学到上海追寻梦想，是薛颜给了她这个工作的机会，她连续两年在薛颜主编的青春小说杂志上发表文章，薛颜虽然不支持柯乐乐退学这种偏激的行为，却被小姑娘那份对文学的执着劲打动，说服老板在杂志社里给了柯乐乐一份助理编辑的工作。“因为你没有文凭和任何工作经验，工资会很低。”那时薛颜这样对柯乐乐说，柯乐乐一脸不在乎，说：“没事儿，我喜欢这份工作，只要够我生存下来就行。”

年会上除了有公司二十几个同事，还邀请了老板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有五六十个人，场面也算热闹。经过冗长的各种致辞以及员工的几个小节目，终于可以开始吃饭，柯乐乐早已饿得不行。本来想着晚饭应该会吃一顿超级大餐，于是她把吃午餐的钱省下来，早餐只吃了一个刀切馒头就一直扛到现在。

晚餐是西式的自助餐，菜品非常丰富，柯乐乐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她迅速取了几种菜肴堆在盘子里，走至甜点区域时，盯着各式看外表就很好吃的甜点，她想起之前在餐桌上薛颜叮嘱过大家，只有哪几个区域的东西是员工可以拿的，其他区域的食物是专门给客人食用的。呜呜，甜点区的东西都不允许员工吃，柯乐乐咽了咽口水，顿觉停留的时间好像过长了。

言子夜站在她身后，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女孩。她凝视甜点那种极度渴望的眼神让他微微扬起嘴角。他拿了一个提拉米苏放进自己的餐盘中，他很爱甜食。

“嘿，还没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吗？”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柯乐乐吓了一跳，条件反射地向后弹了一步。极少穿高跟鞋的她原本就不习惯这六厘米的高度，走路不太稳，这么受惊地一跳，再加上地板光滑，她趑趄着就要摔倒，言子夜眼疾手快地扶住她，她是安全了，但言子夜被她盘中洒出的食物溅得衬衣裤子上都是油渍。

“没事吧？”他问。

柯乐乐觉得丢脸死了，满脸通红，低头死死地看着自己的脚。片刻，她才注意到自己还被这个陌生的男人搂在怀里，他看着她，脸靠得好近，她再次惊吓地跳开，忘记刚才的教训，这次是连人带盘结结实实地摔到地上。餐盘打碎发出的声响虽然有会场音乐的掩盖，也惊动了附近一些人，众人纷纷扭头看过来。

柯乐乐真想有条地缝钻进去。

呃……她好像忘记要爬起来了。

“有受伤吗？”言子夜弯腰向她伸出手。

柯乐乐眨眨眼，意识到自己还保持着难看的趴地造型，像抓到一根救命草般紧紧抓住言子夜伸过来的手，起身，站稳了，把脸躲在他宽大的肩膀后，视线只看到他雪白的衬衣，她像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似乎她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她。

“你的手……”言子夜惊呼。

柯乐乐的手掌撑地时被餐盘碎片划伤，鲜血渗出，被他提醒后她才开始感觉到一丝疼痛。他拉过她的手，用力捏住伤口处止血，她疼得深吸口气，依然把脸躲在他肩膀后面，不敢看任何人。言子夜察觉到这点，微扯嘴角，说：“我车里有酒精棉和纱布，你要不要跟我去车库清理一下伤口？”

柯乐乐巴不得离开这儿。

言子夜在入口处取过自己的外套，回头看她，问：“你的外套呢？”

“呃……忘在公司里了。”柯乐乐小声撒谎。她怎么可以在这个陌生的男人面前穿上自己那件起球的劣质大衣。

言子夜把外套披到她身上，好温暖，柯乐乐深吸口气，真好闻的香水味，她喜欢这个味道。她一路跟在他身后，始终低着头，右手按住左手手掌上的伤口。走了好久她才想起这个男人只穿着一件单薄衬衣，冬日的地下车库十分寒冷，他却走得气宇轩昂。

“那个……你不冷吗？”柯乐乐傻气地问。

言子夜回头笑，“你终于想起我的存在了呀。”

“你的身上……”柯乐乐惊呼，她才发现他衬衣裤子皮鞋上都有食物的油渍。是她造成的吗？

“哦，一会儿换掉就好，还好车里一直都有准备更换的衣服。”

“对……对不起。那个……衣服我会给你洗干净的。”柯乐乐小声说。

言子夜笑，他的衬衣和裤子都很贵，只可以干洗，这个小姑娘拿回去应该是用水洗吧？更糟的还可能用洗衣机洗？他明知这样，衣服就算是毁掉了，他依然答应道：“好啊，就辛苦你了。”

柯乐乐松口气，还好没受责怪。她这才敢偷偷抬头看一眼这个男人的脸，他一直都在看着她，她赶紧又低下头。

“你好像很喜欢低头？”言子夜笑。

柯乐乐没吱声。

从后备厢里取出医药包和衣服，坐进车里，言子夜把空调温度开到最高，他只穿一件衬衣的确感觉非常冷，这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穿着他的外套，好像一点也没感谢他的意思。柯乐乐还愣愣地站在车外，他招呼她：“上车吧。”

“呃……不……不用了，我等你换好衣服。”

“我先帮你清理伤口。”言子夜说。

柯乐乐还是站着不动。

言子夜无奈地下车，几乎是把她推进车的。

第一次坐这么高级的车，柯乐乐感觉很别扭，夹着有些兴奋，很想看清

车子内部是什么样，又不敢四处看。她始终保持低头的姿势，手被这个男人拉过去握在掌心，感觉好温暖。他仔细检查她伤口里有没有碎片渣滓，然后用酒精棉消毒伤口。酒精清凉刺激，她不由得吸了吸气。

“疼吗？”言子夜问。

柯乐乐摇摇头。

其实只是个小伤口，贴张创可贴就好了，柯乐乐在心里嘀咕。看到这个男人很温柔地替她绑好纱布，柯乐乐又偷偷地瞄了他一眼，两个人靠得这么近，他握着她的手，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柯乐乐窘迫得满脸通红。

“谢……谢谢。”柯乐乐结巴地说。

“等到你一声感谢真是不容易啊。”言子夜调侃。

柯乐乐抽回手，与陌生男人相处让她浑身不自在，她想回到年会现场。

“那个……你换衣服吧，我先回去了。”柯乐乐说。

言子夜蹙眉，“你不是答应要帮我把衣服洗干净嘛，现在又反悔啦？”

“我没有反悔！”柯乐乐着急地解释，不免提高音量。

言子夜笑，“原来你不是结巴啊。”

“啊？”柯乐乐疑惑地抬头看他。

“你每句话都结结巴巴地说，差点让我误会了。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是结巴的话不免太可惜。”言子夜故意逗她。如他所料，她羞红了脸。完全素颜的女孩，长长顺直的头发披在肩后，还没沾染上这个大都市的浑浊气息，完全不像他身边常出没的那些摩登靓丽女郎，向他投来的每一个眼神，传达的每一个信息都带着事先预备好的目的。她一看就是小城市里长大的土气姑娘，却也清新脱俗，淡淡如菊。

“那……我在车外等你。”柯乐乐说。

她站在车外背对着他，一个男人在她面前更换衣服，真是尴尬啊，柯乐乐很不习惯跟异性接触。言子夜几乎是一直面带微笑换好干净的衣服，车里没有准备多余的外套，他的大衣还披在她身上，她好像忘记这个存在了？有

趣的姑娘，笨拙却也讨人欢喜。言子夜把脏衣服包好，交到她手里的一刻就决定了衣服的命运，已不会再被他穿上身的衣服，但她应该会把它们洗得很干净，他也会一直留着作为纪念。

“那个……我会把它们洗干净的，你放心吧。”柯乐乐保证，“我该怎么把衣服还给你？”

言子夜笑，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柯乐乐看了看他的名字：言子夜。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言子夜说。

“哦，我叫柯乐乐。”

“哪个柯？”

“木字旁加个可爱的可。”

“快乐的乐？”

“嗯。”

“好名字，希望你一直快乐。”

“谢谢。”柯乐乐在心里苦笑，父母当时取名字时也是希望她永远快乐，可是她不快乐，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悲剧。

“以后我就叫你可乐，好不好？”言子夜问。

“嗯。”柯乐乐小心地把名片放进外套口袋。

言子夜忍不住笑出声，“嘿，你把我名片放到我的衣服口袋里了。”

柯乐乐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穿着他的外套，她真是糊涂，居然完全忘记了！

“对……对不起。”柯乐乐羞愧得满脸通红，欲把外套脱下还给他。

言子夜按住她的肩膀制止，“我已经害你手掌受伤，再害你感冒的话那就罪加一等。”

“可是……”

“就听我的话，好吗？”言子夜说。

“嗯。”柯乐乐把名片放入那包脏衣服里面，准备回到年会现场再放进自

己背包里。她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肚子没征询她的意见就兀自咕咕叫了两声，她尴尬地迅速抬头瞄了他一眼，希望他没听见。好饿，快点回去吃东西，不会食物都被吃光了吧？柯乐乐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吃，走得更加有气无力。突然，“哎呀，”柯乐乐脚扭了一下，身体向前倾，手条件反射地伸去死死抓住言子夜的胳膊，这才没摔倒。

言子夜转身扶住她，又气又好笑地看着这个小姑娘。她抓紧他胳膊的力气真大，抓得有些疼。

“对……对不起。”柯乐乐痛恨自己又丢脸了，该死的高跟鞋。她试图站稳身子，才发现右脚高跟鞋的鞋跟被折断了，糟糕！地摊货就是地摊货，二十元的鞋子你能期望它质量好到哪儿去，但也不至于才穿一次就坏了吧，也太倒霉了！

言子夜也注意到，无奈地摇摇头，“你还有更换的鞋吗？”

柯乐乐想起自己背包里那双难看的运动鞋，配这条连衣裙也真是太不搭了，却也没有别的选择。

“在楼上。”

“能叫你同事帮忙拿下来吗？”言子夜问。他不可能上去帮她拿包，被别人看见太有失身份。

“我没带手机。”柯乐乐说。

言子夜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她。iphone 全触屏的手机柯乐乐从未用过，她用的还是诺基亚最老款一百多块钱的手机，手机上都是按键的那种。她拿着这个手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打电话。窘迫地抬头看了看他，柯乐乐小声问：“那个……怎么拨号啊？”

言子夜愣了愣，不会用吗？他问了号码，帮她拨通电话。

还好他没多说什么，真是丢脸。柯乐乐心想他看起来是个好人。柯乐乐给薛颜打电话，能拜托的人也只有薛颜，而且她唯一能背下的电话号码也只有薛颜的。她告诉薛颜她放包的地方以及她现在所处的位置，薛颜很快就赶来了。

薛颜万万没想到柯乐乐是跟言子夜在一起，她听说过他，一家传媒公司的老板，还是有名的才子，诗写得非常棒，油画画得也不错，三十出头还未结婚，是业界里很受女人追捧的钻石王老五。这小丫头怎么跟他认识的？薛颜不动声色地看着两人。

言子夜扶着柯乐乐换上运动鞋，柯乐乐在心里嘀咕：丑就丑吧，反正今晚在他面前已经丢尽脸了，还好他只是个陌生人，以后也不会有啥接触。脏旧运动鞋搭配连衣裙，这样的装扮再去参加年会显然不适合，柯乐乐黯然准备回家了。她把言子夜的外套还给他，又是道谢又是说对不起，把言子夜逗笑了。她提出要回家时，他很想送她一程，参加年会也没什么意思，但碍于薛颜在，这种大龄女人心思转得太快，谁知道她会出去乱说什么，言子夜只好作罢。

柯乐乐几乎是逃着跑走的。真衰！真衰！还以为能吃到一顿丰盛的晚餐呢，结果却是回家吃泡面。她肚子饿坏了，泡面在碗里还没完全泡熟，她等不及地把脸埋在热气腾腾的烟雾里大口吃起夹生的面，眼泪忍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但日子还得继续。

兜里只剩下两百多块钱了，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柯乐乐站在蛋糕店橱窗外看着陈列柜里琳琅满目十分诱人的杯式蛋糕，咽了咽口水。

每天下班回家都会经过这家蛋糕店，法式精致蛋糕，看着就很美味的样子，柯乐乐好想尝一个。但她买不起，一个还没二分之一巴掌大小的蛋糕就要七十八元，贵死人了，够她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一个月得有多少工资才能每天来这种地方消费啊，她幻想着自己每日下班后都来这儿，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喝着咖啡吃着蛋糕，该是怎样幸福的滋味……只是想想而已，现实是每天她都往前走到街拐角买一个刀切馒头作为晚饭。没事儿，馒头也能填饱肚子嘛，她笑着安慰自己，吃得很满足。那时的柯乐乐很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可乐！”一个男人的声音。

柯乐乐依旧盯着蛋糕看，没意识到有人在叫自己。

“嘿——”一只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柯乐乐吓了一跳，猛地回头，看到一个男人的笑脸。她瞪圆眼看着这个男人，这好像是她第一次敢仰起脸直视他，完全是由于惊吓过度。片刻，柯乐乐激动地跳起来，“是你！是你！”

言子夜笑。

柯乐乐显得有些兴奋，“你是那天被我弄脏衣服的人，是不是？”

言子夜点头，还好她没忘记他。

“太棒了，没想到这么巧会在这里遇到你，我还很愁怎么把衣服还给你呢！”柯乐乐说。

“我还以为你不准备还我衣服了。”言子夜调侃。

已经过了四天，言子夜一直没等到柯乐乐的电话。他有些惊讶自己为何要等她的电话。那晚她曾经在他的手机里拨过一个号码，他以为是她的手机号，前天他打过去，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他随意编了个推销保险的话糊弄过去。那是薛颜的号码，言子夜完全没想到薛颜曾经在手机里存过他的电话号码，虽然两人并未直接打过交道，薛颜也忘记自己在什么场合拿到过一张言子夜的名片，出于职业习惯，她随手就把号码存在手机里。当时薛颜看到手机荧屏上显示着言子夜的名字时还愣了愣，然后又听他找个借口挂掉电话，薛颜笑，似乎明白点什么。

“我把你的名片不小心随着衣服一起泡水里了，等发现时上面的字都模糊了，可急死我了。那晚我不是还用你手机给我同事打过一次电话嘛，我问她要号码，同事说手机进出的电话太多，你的号码已经没显示在通话记录上。”柯乐乐急急地解释。

“哦？这么怠慢我的名片，看来你一点诚意都没有嘛。”言子夜故意逗她。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柯乐乐着急。她又不能说是因为回家时已经饿得快晕了，又怕油渍在衣服上停留太久会洗不掉，就急急忙忙地把衣服泡盆里然后去吃泡面……

“你今天有进步哦，说话一点都没结巴。”言子夜继续开玩笑。

柯乐乐原本还直直地看着他，被这么一说，脸唰地红了，低头看着脚尖。

言子夜哈哈笑。“进去坐坐吧。”

柯乐乐第一次走进这家店，她魂牵梦绕很久的地方，幻想突然变成现实，整颗心激动得厉害。

言子夜很爱吃甜食，他常常下班后路过这家店时买两块蛋糕回家，近段时间他好几次都看到一个小姑娘站在橱窗外国带着渴望的眼神凝视着蛋糕，停留好几分钟，但从未进店，他很好奇她看着蛋糕时在想什么。今天也巧了，才知道原来那个小姑娘就是几日前在朋友公司年会上遇到的那个用同样眼神盯着甜点的柯乐乐。言子夜觉得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想吃什么？”言子夜问。

柯乐乐看着琳琅满目的蛋糕，咬了咬嘴唇，全部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她不知该要哪一个。

言子夜饶有趣味地看着她。“肉桂蓝莓味很好吃，”见她犹豫不决，他笑着提醒，“红丝绒的也不错，椰丝苹果的也很棒，芝士巧克力的也超赞。”

“那……我要这个。”柯乐乐指着肉桂蓝莓味的蛋糕说。

店员为她取出。“还要什么？”店员问。

还……还可以要？柯乐乐惊了惊，然后狂喜。“那就这个吧。”她指着红丝绒蛋糕。

“这两个也拿了。”言子夜指着椰丝苹果口味和芝士巧克力口味的蛋糕对店员说。

柯乐乐抬头看他，想确认清楚事实，有些结巴地问：“那个……这些蛋糕都是你……你请客，不用我付……付钱吧？”

言子夜哈哈笑，“是的，我请客。”

柯乐乐放心了。

“请问两位是在这里吃还是带走？”店员问。

“这里吃。”言子夜说。

“带走。”柯乐乐说。

两人几乎异口同声。

言子夜看着她，“坐下来喝点东西吧？”

“我……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得赶回家加班。”柯乐乐说。

言子夜也不强求。

四块蛋糕都包起来，柯乐乐看得心花怒放。

“我送你回家吧。”言子夜说。

“不用啦，我就住在附近，走几分钟就到了。”柯乐乐说。她接过店员递过来的纸袋，脸上露出掩饰不了的笑意。

她总是拒绝他的请求，言子夜皱皱眉。“你不打算还我衣服啦？”

“哦，又差点忘记了。”柯乐乐从包里拿出手机，“你电话号码是多少？冬天衣服干得很慢，我早上出门时还摸了摸，还没完全干透呢，等衣服晒干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言子夜看了看她的手机，非常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一百多块钱一部吧，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的那种。现在还有女孩用这种手机？言子夜很惊讶。他报出一串数字，柯乐乐记下，保存好，这次不会弄丢了。

“估计后天就能把衣服还你了，我洗得很干净，一点油渍都没留下。”柯乐乐说。

好像她还很自豪的样子嘛。言子夜无奈地笑。

“非常非常谢谢你请吃蛋糕。”柯乐乐晃晃手中的纸袋。

“要感谢我的话就让我送你回家，我车就停在外面，坐在温暖的车里总比你在冷风中走路舒服吧？”言子夜说。

外面的确很冷，柯乐乐有过敏性鼻炎，一吹冷风鼻涕就堵在鼻孔里，流不出来也吸不进去，超级难受。但这也比跟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单独在车里那么狭小的空间相处要好过。

柯乐乐摇头，说：“等衣服干了我就打你电话哦，我先走了。”她头也不回地跑掉了。哎，为什么她两次见到他几乎都是逃跑的？

一路小跑回到家，把乱七八糟堆放着各种书籍杂志报纸的书桌腾出小块空间，把四个蛋糕郑重其事地摆放在上面。真是好看诱人啊，柯乐乐咬着嘴唇，先吃哪一个呢？她犹豫一会儿，拿起离自己最近的芝士巧克力蛋糕，舔了舔表层的巧克力，真美味。她又舔了舔，然后咬了一小口，哇，巧克力和芝士混合着冲击她的味蕾，简直……太好吃了！在记忆中，柯乐乐真的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她放下它，又拿起另一个蛋糕，也是舔了几下，然后咬一小口。另外两个蛋糕也如此。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柯乐乐细细地品味，每个蛋糕只吃掉四分之一，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包装起来。每次四分之一，明天还可以吃到美味的蛋糕，后天也能吃到，大后天也能吃到！想到这里，柯乐乐甜甜地笑起来。

柯乐乐把蛋糕放进冰箱里，想了想，又取出来。不行，放冰箱里万一被别人偷吃怎么办！

这个被柯乐乐暂时称为“家”的地方，其实是一个群租房，原本三室两厅的格局，现在除了公用的洗手间和一小块空地放着公用的冰箱和微波炉，其他空间都被房东用隔板隔出了十个小房间。柯乐乐的房间最小，只有七平方米，放一张小小的单人床和小书桌，一个可供转身的空间，再无别的余地。柯乐乐痛恨这个地方，充斥着贫穷又素质参差的社会底层人物，但以她目前的收入只租得起这样的住所。上海啊，什么东西都贵，由于地处市中心的位置，这样一个简陋的房间一个月也要六百块的房租，真是像打劫。可柯乐乐就是喜欢这座城市，让人充满希望的城市，柯乐乐曾经这样形容它。

今夜她睡得特别甜美，房间里散发着蛋糕的香味。

次日，柯乐乐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蛋糕店再次碰见言子夜。他坐在临窗的沙发上喝咖啡，特意等着她，可她今天却匆匆走过，没有像以往那样停留，只是带着强烈渴望的眼神扫视了一眼橱窗。他皱眉，起身追出去。

“嘿——”言子夜走到柯乐乐身旁喊。

柯乐乐吓了大跳，条件反射地跳开两步。这个男人真是的……为什么每次打招呼的方式都是突然冒出来吓人！

“昨天的蛋糕好吃吗？”言子夜笑。

“很好吃，谢谢。”

“我正准备买点蛋糕回家，你要不要也来几个？”言子夜问。

“不用啦，我家里还有。”柯乐乐说。

哦？这么节制？言子夜之前见她盯着蛋糕那贪婪的模样，以为她一定迅速把它们吃光。居然还有剩余，她这么瘦，也不是需要减肥的人啊。

“昨天吃掉四分之一，今天吃四分之一，明天还可以吃四分之一，后天也有得吃。”柯乐乐得意地说。

言子夜忍俊不禁，真是令人惊奇的小姑娘。

“今天晚上还要回家加班吗？”言子夜问。

“不用啊。”

“那我邀请你进去喝杯咖啡，你还会拒绝我吗？”言子夜问。

呃……柯乐乐找不到借口。她真的想了无数次坐在里面舒适的沙发上喝着咖啡的情景，她爱各种小资的东西，可自己却没享受过小资的生活。就进去坐一小会儿嘛，柯乐乐劝说自己，他看着也不像坏人。

柯乐乐能够很形象具体地说出好的咖啡豆的选择方法，各种咖啡的制作程序，不同口味的咖啡搭配什么甜点更适宜……如果她跟别人聊起咖啡，她那股侃侃而谈的兴奋劲还会让别人误认为她是咖啡达人，其实这些只是从书上看来的理论知识，柯乐乐的实践经验为零。现磨咖啡这还是她第一次喝到，平时她都是半夜赶稿时喝杯雀巢速溶咖啡解困。

两人相对而坐，柯乐乐显得雀跃又拘谨。她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回想书上看到的无数种描述，此刻品尝起来，视觉、味觉和嗅觉变成立体具象的，才真正明白它的滋味。咖啡闻着很香，柯乐乐抿了一小口，感受到奶泡的香

甜和酥软。她又喝了一口，这次尝到一点点咖啡豆的浓郁和苦涩。她舔舔嘴唇，再大口喝了一口，奶泡混合着咖啡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味道，一种香醇和隽永，甜中带苦，苦中带甜。柯乐乐沉浸在回味里。她手捧着温暖的咖啡杯，喝得很认真的样子，言子夜坐在对面饶有趣味地看着她。

良久，柯乐乐意识到自己走神了，赶紧把思绪拉回现实中，她朝言子夜羞涩地笑笑，“谢谢你请的咖啡。”

“我也很感谢你陪我度过一杯咖啡的时间。”言子夜说。他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盒子，递到柯乐乐跟前。是一部 iPhone5S 手机，他昨天看到她用的老款诺基亚后，立即就叫秘书去买了这部新手机。他看着她，很期待从她脸上看到收到礼物时欢喜的表情，却见她眉头紧锁，一脸不可思议的纳闷。

“这是干吗？”柯乐乐问。

“送你的礼物啊。”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柯乐乐反问。

言子夜无语，我想送礼物就送，你乖乖接受然后心怀感激就是。真是不解风情的麻烦姑娘。

“不喜欢？”

“你无缘无故送我手机干吗，我们又不熟。”柯乐乐说。

“我想以后常跟你联系，你那部老式手机的功能太不方便。”言子夜说。

啊？常跟我联系？为什么？柯乐乐在心里翻了个白眼，我们有什么好联系的。

柯乐乐把手机推回到他桌前，“抱歉，我不能收下。”

“为什么？”言子夜惊讶。认识的第一日她总是低头回答“嗯”，看起来很乖巧听话的样子，没想到如今却老是忤逆他。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敢收。”

“只要我高兴送，你就大胆地收下。”言子夜说。

啧啧，多么霸道的语气。柯乐乐觉得这个男人真是莫名其妙，明天一